



今夜星空

范 方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7
37

今夜星空

范方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福建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60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2插页 5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福建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

ISBN 7-5059-0754-9

I·510 定价:1.60元

序

刘登翰

范方嘱我在他第二本诗集前面写上几句话，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纪念我们的友情。

我和范方论交二十余年。最初他是编者，我是作者。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落泊在闽西北一座山城。举目茫茫，唯爱只诗。我回南方的第一组诗，据说是他从泛泛的来稿中挑出，经另一位我们后来的共同朋友之手编发的。那时我们都尚未谋面。一年之后，范方也离开省城的编辑部，下放在我紧邻的一个小县。相去咫尺，我们仍无缘相见。及至一场大的灾难劈头盖脑打来，我们都经历了一番狂热、一番失落，又都被列入另册溢出旋涡之外，才获知彼此的信息，并设法第一次见了面。彼时大家心绪落寞，都很索然。想起写诗、编诗的少年盛事，不禁都有隔世之感。

我是先认识范方的诗再认识范方的人，认识了范方的人才更认识范方的诗的。范方半生坎坷，起落俯仰，都不由自主。这养成他处事随和和与世无争的淡漠态度。这份坎坷人生，似乎都凝进他的诗里。二十多年来，范方写过多种多样的诗。我最早读到的大约是五十年代发表在厦门日报的两首描写果园的小诗。全诗已经忘了，但那短促节奏中洋溢出来的青春气息，还一直留在心底。后来他学惠特曼、聂鲁达和蔡其矫，用长句的自由体写林区，对着莽莽涌来的林涛呼喊：“我就是岸！我就是岸！”那是一个热情投入的浪漫歌者的形象，五十年代写诗的青年都有这种激情的特点。不过他没能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历史把他推到生活的另一端。下放之后他写民歌，写快板，写表演唱和小戏，为了他所在的一个县“乌兰牧骑”宣传队的演出需要。他似乎什么都能写，只要领导让写的，他不能不会写。不仅快板、演唱，还有悼词、讲话、总结和检讨。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就告诉我，这些年从“遵命文学”到“检讨文学”，写了不下数十万字。有时为上司，有时还为了朋友——我就不止一次看到他被人招去代写申诉和检查之类的文牍。这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普遍际遇。

他那一点文化水平谁都可以支配它、使用它和占有它。他也因此有了广泛的社交，上至部长、书记，下到三轮车夫、工地包头。人在患难时都可以以他为友，而有的人得意之后则很容易将他忘掉。他的神圣艺术和他的人格尊严一样，都被生活搓来揉去，变得没有了一点自己。当他告诉我这一切时似乎连痛苦也不表露，我却从中感受到一个时代和一个诗人的最大悲哀。

要不是历史有一次大的转折，范方或许就象无数时运不济的乡村知识分子一样，以一个“写匠”终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生活毕竟给了他一次重新创造的机会。

一九七九年暮春，在我调离山城之前，我和范方及一些爱诗的朋友，有过一次难忘的航行。我们随一支女子放排队（那个时代的产物！）在金溪的九龙十八滩上漂流了两天一夜。这是我们最欢乐的一段日子。白天云山雾水，缚风搏浪；夜晚系缆滩头，烹鱼煮酒。那次航行之后，范方写了一大组诗，刊在我们合编的一个地区性的文学刊物上。这或许是他艺术上重新觉醒的开始，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特别是当我们都纷纷调离而去，留他一人独守在寂寞的山城。尽管在

他周围，重新聚集起另一些爱诗的年轻朋友，他于泛泛人生，仍然不善应付。他本来嗜烟和酒，此时酒已渐少，烟仍一根接一根地抽起来不要命。新的嗜好是抄诗，西方的、现代的、台湾的，一厚本一厚本地抄。因为长时间难以读到好诗，更难买到好书，一本本“手抄本”成为他珍贵的食粮。继而每次见面，都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叠诗稿来，不是三首五首，而是十几首几十首。真不知道他在白天忙忙碌碌之后，是怎样于夜阑人静时用自己的一颗诗心点燃那盏失眠的孤灯的。

读他的诗，我常常联想到诗以外的他。生活于他不尽公平。他在生活中失去太多，也无法再从生活追讨回来。他只有回到诗里，才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平衡，在感情的补偿中重新创造自己。他真诚地爱诗、写诗，以诗为自己执着的生命。当然这些诗也就渗透着他全部坎坷经历的人生意识。这是一种中年心事，使他的诗和周围年轻诗友们区分开来。我常常惊异于他对生活冷静和犀利的穿透力，年轻时候的浪漫热情不再复现，即使最投入的题材，也总是尽量节制自己的感情，使主观情绪对象化，以一种最为淡漠的方式来表达。他常常喜欢从历史素材

去生发新意，寄托现实意识，或者提供自然意象来隐喻人生，在洗却尘世铅华中以纯净意象表达自己对人生的参悟和隐忧。他似乎在寻求一种静虚的审美境界，然而并不超脱凡世。表面的冷漠包裹着的是一团火。年轻时候燃烧过他的热情，以一种更为沉稳的存在蕴含其间。我读《枯树》，惊觉那就是他：“落叶之后/还怕什么冰雪的炙伤”，这里有隐痛，却无颓伤。尽管“开花”和“结果”，都已是“早春”和“深秋”的事了；但失去缠绵和缱绻的“枯树”，却“可以挂剑 可以系马”，淡漠之中，豪气仍存。

去秋范方把花城出版社为他出版的诗集《还魂草》寄赠给我，不无感慨地说：写诗实在是一种“宗教”，出于信仰。个中三昧，我深有所知。在目今的文化市场上，诗的行情看跌。出一版诗集，须付出多少精神代价和经济代价，只有作者自己知道。若不是出于信仰的狂热，怎么会有诗人这样的“傻子”？或许正由于此，写诗无近利可图，在艺术革新上才最虔诚。这本《今夜星空》和《还魂草》一样，都是范方付出代价的痛苦结晶，也是他艺术探求上的一方碑石。当然范方的诗不止这些，评价他的艺术也非这篇短文所能承担。我想说的只是：人

生不幸诗有情。痛苦的创造者总能找到知音。不是吗？
是为序。

1987年1月10日

目

序

刘登翰·1·

下弦月

录

伊人	· 3 ·
夜路八行	· 5 ·
白露谣	· 6 ·
靶	· 7 ·
蝶囚	· 8 ·
哀歌	· 9 ·
古战争	· 10 ·
就义	· 11 ·
侠客	· 12 ·
水墨三帧	· 13 ·
野渡	· 14 ·
肖像	· 15 ·
清明绝句	· 16 ·
高岩	· 17 ·
天色	· 18 ·

枯 树	•20•
冰 花	•21•
下弦月	•22•
寂之外	•23•
除 夕	•24•
屈 原	•25•
端 午	•26•
项 羽	•27•
赤壁之战	•28•
柳宗元	•29•
杜 牧	•30•
李清照	•31•

春江花月夜

狮 子	•35•
外 婆	•36•
时光偶及	•38•
俯 视	•39•
雨 季	•40•
春江花月夜	•42•
雨前登危崖	•44•
泼墨之外	•45•
故垒晚照	•46•
天 车	•47•
某夜感觉	•49•

今夜星空	•50•
奔 马	•51•
毅 然	•52•
夕 暮	•53•
僧 人	•55•
秋 末	•57•
落 叶	•58•
雷雨之前	•60•
鹰之起飞	•61•
落日眼眸	•62•
向晚听枫	•63•

山梦一帖

山 水	•67•
少年行	•68•
微 笑	•70•
人在江南	•72•
山中一日	•73•
山梦一帖	•74•
寺 外	•75•
秋 境	•76•
秋 心	•78•
送 别	•79•
晚秋诗人	•80•
寒山寺	•82•

李白行舟	•84•
李白和月	•85•
洞箫夜	•87•
有一种声音	•88•
雪地品茶	•89•
雪中	•90•
后 记	•92•

2011年11月11日 星期五

下弦月

11月11日 星期五

11月11日 星期五

让风去缠绵，让云去缱绻，[让月去低
吟，让水去暗涨；
我只说，此时此地，
可以挂剑，可以系马……

伊 人

何况蒹葭
白露也在哭
没有渡船
水上无路
路是
雨声

何况蒹葭
飞霜也在哭
没有桥梁
水上无人
人是
风声

何况蒹葭
流水也在哭
左也无岸

右也无岸
岸是
哭声

等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江通彭

夜路八行

一个遥夜 一卷诗书 一盏灯影
一行脚印 一肩风雨 一路泥泞

夜在夜里 所有的夜 都是咸的
路在路上 所有的路 都是长的

1979.2